

目 录

- 辛亥革命党人梁钟汉轶事.....梁绍株 (1)
- 遵义会议后的一仗.....刘清明 (11)
- 西安事变的前前后后.....晏道刚 (18)
- 回忆晏道刚先生.....刘鸣皋 (45)
- 回忆在雷法章先生身边的几年.....王明璜 (53)
- 我所了解的雷法章先生.....徐裕三 (67)
- 耄耋回首话生平.....鲁文礼 (69)
- 徐祥盛瓷器号经营纪略.....徐裕三 (81)
- 吴良琛先生生平传略.....肖俊杰 (91)
- 忆父亲.....吴方英 (94)

第一位汉川籍全国政协委员——黄文弼……肖俊杰（101）

缅怀黄埔校友王辉武……高飞（108）

心血浇灌戏剧花

——记著名戏剧家胡沙先生……程金阶（111）

我动员汉川等县民众抗日和在随枣突围纪实

……刘鸣皋（118）

有理有节 维护团结……杨文舫（135）

抗日群众团体——天汉县文教促进会……胡弗前（140）

汉川旅渝同乡会发起人及会员名单……重庆档案馆（146）

祸国殃民的古鼎新……二河镇政协联络组（148）

控诉古鼎新罪行的民谣……二河镇政协联络组（163）

古鼎新夤夜绞死王季常……回龙镇政协联络组（166）

控告涂恒春……城隍镇政协联络组（171）

孝不忘本 忠不弃旧……肖俊杰（179）

鸦片毒害文存……汉川县《卫生志办》（181）

马口港的滚子船……马口镇政协联络组（185）

刘家隔的“十三泰”……刘隔镇政协联络组（187）

辛亥革命党人梁钟汉轶事

梁 绍 栋

我的先父梁钟汉参加辛亥革命的经过，已经由他自己写过一篇回忆录于1957年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发表。兹当辛亥革命七十五周年的时候，我把这位辛亥革命老人的生平事迹，就我个人的亲身见闻择要地记述出来，使后代人知道辛亥革命的社会背景及其成功与失败的原因。由于个人的水平及观察力的局限性，缺点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教正。

从湖北武汉沿汉水上行百余里，有一个较大的集镇叫系马口，传说三国时候，蜀汉的名将关羽曾经在此系马驻军，因而得名。在清末时，这个地方已有十几万人口，是棉花、黄豆、芝麻等农产品的集散市场，为汉川县的第一大镇。梁氏宗族聚居于此已有五代（至我的父辈为止），族大户众，多以务农及烧制陶器为生，很少富裕的。

我的祖父兄弟四人，他行二，住的房子和种的田都是远亲刘善之（地主）家租来的，田地少，人口多，生活无法维持，祖父临终时诫诸子曰：“我年青时受刘家（地主）压迫，半生辛勤，难获一饱，嗣后改行经商，创家立业，全家始得温饱无虞，但却摆脱不了绅士的欺凌，不能伸头，所

以希望你们兄弟发奋做人。第一要明白“做工养一人，设计养千口”的道理；第二要努力读书，争取功名，为我梁门扬眉吐气”。这几句遗言，充分体现了祖父的全部人生观，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愿望。

祖父的一生经历给先父和六叔最深刻的影响是：痛恨地主凭藉官府势力，欺压贫民。因此，他们弟兄立志要做一番出人头地的事业，为先人吐吐怨气。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1898年，他们看到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公车上书，变政维新，但为时不久就遭到失败，康、梁逃亡，此路显然走不通。因此，先父想追踪项羽，学万人敌，乃借考试武科为名，学习骑马射箭，阅读兵书，锻炼身体，以备非常之用。六叔虽然习文，课余也练习弓马，当汉阳府武考时，他也报名应考，竟出乎意外地进了武学，稍遂父兄未竟之志。

后来，他们弟兄两人聘请曾在太平天国军中任职的杨藻庭先生来家教读，得其启发，愤恨清朝以少数满人统治多数汉人达二百年之久。及至1900年，他们看到“义和团”失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深感国事垂危，非推翻满清封建王朝，不足以救亡图存。于是萌发了变卖家产赴海外留学，结纳有志之士，以推翻满清专制的革命思想。

二

地主豪绅的欺凌，满清封建王朝的专制压迫，列强环伺，国势阽危，家仇国恨集结心头，因而形成了先父和叔父等兴汉排满的政治思想。六叔首先倡议赴日本留学，以结识海外同志共同致力推翻满清、光复汉族的革命事业。为了表示兴汉灭满的决心，他们改变了自己的名字，先父取名钟

汉，六叔取名耀汉，七叔取名辉汉，暗寓复兴汉族的意义；并把祖父所创立和经营的商业全部停歇，祖遗财产按弟兄人数七股分配，此后一切各自负责，以免互相牵累。

经此决定之后，六叔于一九〇三年四月东渡日本，自费留学。他本想学陆军，因恪于清例，非官费生不能入军校，故改入经纬学校。一九〇四年，他在东京与留学革命同志蓝天蔚等组织“义勇铁血团”，他们主张：要革命必须在国内采取行动，在海外是成不了事的。因此，决定各回原籍，分途进行革命活动。

一九〇五年二月六叔由日本东京回鄂与父亲计议，认为革命必须自己拿起枪杆子来干，说空话是不行的，所以决定投笔从戎，加入新军当兵，藉以联络军中革命同志。他们认为：“汉人多一个当兵的，满人就少一个当兵的，汉人多一个拿枪的，满人就少一个拿枪的，将来革命成功易，战斗少”。

议定之后，六叔先投入满军统领吴元泽的前锋营当兵目，后改为常备兵，旋进陆军特别小学当学生，因而结识了同学黄希芾、周耀东及同营张运生、黄警亚、季雨霖、李亚东等。父亲也投在新军第四十一标左队队官潘康时的手下当兵。后来因为七叔不愿留在乡间，也想到武昌当兵，先父和六叔商议，认为他年青，正应求学，决定由父亲同七叔一起于一九〇六年到日本。先父在日本住东京路矿学校，于同年七月由黄兴介绍加入了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

在此期间，我随母亲张荫兰和六婶母居在系马口农村，对先父和六叔在省城的活动，并不了解，但知道他们有时托

人带回家信，每次来信总是要带钱去。据母亲对我说：“家中的金银首饰和现金已经被先父在蕲春浉沱口睡虎山同别人合资开采煤矿而作为资本蚀光了。先父和六、七两叔的财产虽然分了家，但实际使用是合在一起，由母亲掌管。先父来信就得在家里出卖一块田产，田卖光了后，就出卖街上出租的房屋。

到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时，我家除住宅外，所有家产已变卖一空。变卖财产的用途，也陆续从先父和母亲口中得知一些情况。大致是：先父在浉沱口开矿投了资（为的是：“集合多数矿工，又可容纳来往志士”）；先父和六叔在省城当兵的时候，用金钱接济了军中的同志和朋友；先父兄弟三人先后赴日本留学接受革命教育都是自费；一九〇五年六叔在武昌先后组织“群学社”和“明新公学”以组织革命同志和培养革命力量所需的经费，以及一九〇六年六叔在湖北黄州成立“鸠泽书舍”、印刷《孔孟心肝》万余部，先父翻印《猛回头》、《嘉定三屠》、《扬州十日记》等宣传革命书籍的用费，都是变卖家产而来的。

一九〇六年先父在东京加入同盟会以后，更是志切革命。同年他乘暑假期间回国一次，参加了六叔的革命活动，翻印了大批宣传革命的书籍，秋后再赴日本东京，不久，萍乡、醴陵煤矿工人起义的消息传到了日本，孙中山先生决定派同志回国策动响应。于是，先父与朱子龙、胡瑛奉孙中山先生之命一同回国到湖北策动革命活动。

三

一九〇六年先父同胡瑛、朱子龙由日本回鄂以后，邀集

刘静庵、何子植、周耀东、冯特民、任重远、黄警亚、季雨霖等于汉阳伯牙台开会，因为季雨霖正在该标任警队官，奉令在武昌招募新兵一营赴伊犁。遂决定全体同志投入湖北新军第三十一标，不料开会内容为汉奸郭尧阶伙同，密报巡警道冯启钧，以致朱子龙、胡瑛、季雨霖、李亚东、张难先、殷子衡、吴贡三、刘静庵及先父等九人，先后被捕，羁押于武昌候审所，并悬赏缉拿我六叔。

先父是一九〇七年一月七日被捕的，二月十六日武汉缉捕队长徐升率领该队并合同襄河水师到系马口，于黎明时包围我家，企图逮捕六叔。幸得街邻陈玉山告警，六叔于缉捕队围抄我家前几分钟化装逃走。按照法律父亲所犯的是叛逆之罪，有家灭九族的危险，为了保全梁家后代，经母亲和六婶母商议，把我送到乡下亲戚家避难。后来清兵为缉拿六叔又续抄我家五次，由于亲友事先通报，我都避开了，事后听母亲说：“清兵每次来家翻箱倒柜，总要损失一些衣物，临走还要送他们一笔现金”。

先父在武昌候审所时，四伯父曾带我由乡下到武昌见过一面，见他未戴刑具，在所内行动还自由，面上也没有恐惧和忧伤的神色。他叫我用心读书，在家听母亲和婶母的教诲。

为什么清政府要缉拿六叔呢？因为他们查封“明新公学”和“日知会”时，曾抄获六叔与刘静庵和法人欢几罗同摄的照片，认为他是此案的要犯之一。缉捕甚急，六叔在湖北不能存身。他始则出亡奉天和吴禄禔接洽革命，进行谋划，继而又出走四川。为了避开清吏耳目，改名梁栋，即在四川联络同志进行革命活动。他于辛亥年曾联络成都防军，亲入

督署举火，因所约时间传误，外面同志没有响应，他只得突围而出。端方带着湖北新兵三十一标入川镇压争路风潮时，他又鼓动行至资州的三十一标的同志杨杰臣、胡浩然、陈育五等起义，杀端方，宣布独立。武昌起义以后，因“三武”（孙武、张振武、蒋翊武）争权，湖北革命党人发生内乱，他应黎元洪、季雨霖的邀请，由川返鄂，行至夔府为乱军所害。

一九〇九年五月先父被清吏判刑三年，发回原籍汉川县监禁。汉川县知事见他是一个留学生，又是一个政治犯，对他格外优待，把狱中一幢三间的小屋给他与驻监看守同住，母亲和我到县监狱探望他时，父母商议，家中财产已尽，父亲前途难料，母亲将来生活成为问题，而且长此僻处乡间，孤陋寡闻，知识不能长进。所以决定，母亲去省城找姨祖父陈老先生介绍入学校读书，我就同先父一起住在监狱。从此，我这个七岁的小孩也过上了监狱生活。

汉川县监狱位于县署前面，监门外小屋两间驻有警卫及狱卒，监门上有一个圆洞，可以窥见监内。监门以内中间是一个可以容纳百余人的空地，四周都有房子。先父住的监房处在右边一排三间房屋，一间是看守住的，其余两间由先父占有，靠外边的一间是他的书房，里面的一间是寝室。左边一排房屋较大，内部是通连的，住着刑事犯约二百人，局促拥挤，空气齷齪，光线昏暗，很多犯人都带上脚镣，有的甚至把脚镣锁在床架上。

我以狱为“家”以后，先父把我安排到县立小学读书，每天上学和放学时狱卒给我开启监门，出入自由，在监内我也可以到刑事犯的监房内去玩。犯人都欢迎我去，时间久了，我

和他们也有了感情。

先父在监内可以阅读他爱读的书，也可以写字。他每日写篆字，并且教我写篆字。他最爱写的一幅对联是：“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嫉是庸才”。他要我经常地写这三十二个字：“人处最不如意时，偏要从如意时着想；事本万难做到的，决要从定能做到处用功”。这就是他在革命实践中锻炼出的政治思想修养的高度概括。

他在狱中不但能自由会见来访客人，有时得到典狱员的许可，还可于夜间点名以后出狱到县署附近戚友家去串门。到狱中来访问他的青年很多，他在狱中时常得同志和朋友的周济，生活并未感到困难。这说明他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支持。

他在狱中也把革命的同情感给予那些同监的犯人。同志和朋友们周济他的钱，他积攒起来作为资金，在狱中开设了一个小押当店，对外营业，把赚的钱帮助同监的犯人改善生活，因为清吏克扣囚粮，一般犯人都吃不饱，冬天竟没有御寒的棉衣。所以他出狱后建立革命军队直至后来辛亥革命时，这些同监的犯人就成为了他的骨干分子。

总之，他虽然被监禁在县狱两年多，但他的革命活动从未停止。他用民族革命的思想教育了同监的犯人，影响了来探望他的青年人。他以财主的儿子，因反对封建专制而身陷囹圄的遭迂，引起了本县许多青年人的同情和景仰。他为辛亥武昌首义后，汉川在全省各县中首先响应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四

母亲在武昌读书时，常暗中和武汉革命同志联系。他们

原定八月十五日举事，由李筱香先生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叫她回汉川与先父商议，作为襄河一带响应的准备工作。她把上海运来的一批炸弹炸药于八月十一日秘密运回系马口家中，然后到县监狱将武汉同志预定起义的日期告诉了先父，先父当即决定：一方面通知在系马口乡间活动的七叔，转告乡里的同志们作好行动准备；另一方面用民族大义说服汉川县城防队长余治平，到时率领该队官兵起义。不料八月十五日，武汉方面没有举事，所以汉川方面也不敢贸然行动。

阴历八月二十日上午十时，由汉口逃难的人涌到汉川，始知武昌已于十九日夜起义。当天晚上，母亲和七叔率起义军，合同全城绅耆及典狱官洪七纲迎接先父出狱，把他拥到县署大堂，县官贺祖蔚也亲自出来欢迎，他们一致拥戴先父领导全县人民响应武昌起义。先父乃向群众宣布三项政策：一、请群众分段维持秩序，不准坏人乘机抢劫；二、请绅耆负责宣传革命宗旨，只是推倒满清皇帝的统治，士农工商各安其业；三、旧有官吏愿走者走，愿留者留，不加杀害，所以，县城人心安定，秩序井然，城防队全体官兵一致表示接受我父亲的领导。

当晚，七叔率领系马口各乡工农群众千余人齐集县城，虽然他们所持的都是刀矛锄头之类的武器，但声势相当浩大。连夜召集全县绅商在汉川高等学校开会，当即决定成立汉川军政分府，并推先父为总司令，成立民军，宣布独立。因此，武昌首义后全省各县首先响应者为汉川，其次为刘英于八月二十二日举兵于京山永澧河。当时汉川民军以七叔由四乡集合而来的工农群众及贫民约一千人为主力，汉川县监狱里的犯人余德英、匡腊狗、江德元等百余人作了军中的骨

千分子，人多枪少，城防队及各处保甲局与私人藏枪，搜集拢来总共不到四百支，其余都是刀矛等旧式武器。母亲组织一个敢死队（亦称炸弹队），挟有炸弹炸药，这就是当时军中最大的威力。以后，先父由汉阳兵工厂领到快枪五百支、子弹二十万发，实力才逐渐充实起来，于是把队伍正式编制，成立一个独立营，三个支队和一个补充队，分赴新沟及襄河一带布防。

军队配置初定，忽闻清军巡防统领刘韞玉于九月三日率五营之众，由襄河水陆两路而下，企图与汉口清军会合，以逼武昌。先父亲领所部与京山刘英的队伍夹击刘韞玉的清军于仙桃岳口等地。在军队出发之前，曾考虑到敌军武器较强，我军枪支缺少，必须利用炸弹逼近敌军攻击，以挫其士气。母亲自告奋勇，愿意身怀炸弹，首先混入仙桃镇，该处驻有清军三营（计陆上甘露寺一营，龙华山一营，另水师一营沿河驻扎）。母亲率敢死队于清晨到达仙桃镇龙华山下，于约定时间向敌军投掷炸弹。先父属下陈凤舞统帅军队一营已进抵仙桃镇北岸，闻炸弹声响，立即向南岸清军开枪射击。清军骤闻炸弹与枪声发自南北两岸，惊慌失措，立即溃散。民军即光复了仙桃镇，缴获清军水师舢板八十四艘，枪弹甚多，迫使刘韞玉败退麻洋潭，终不敢东下与汉口清军会合。

从此，襄河一带盛传“梁老虎”的军队所向无敌，清军更是闻名丧胆。“梁老虎”这个名称，实在是以讹传讹而来。因为先父有弟兄七人，他行五，凡熟悉者都称他为“梁五爷”，背后谈论时则称他为“梁老五”。自仙桃镇一战击溃刘韞玉的清军以后，名传襄河一带，经群众辗转传说，就把“梁老五”误传为“梁老虎”了。

武汉民军于辛亥阴历九月十一日、十月七日先后失守汉口和汉阳以后，汉川势成孤军，先父乃率所部归安襄郢荆招讨使季雨霖加入北伐。季招讨略地至襄阳时，即以先父知襄阳府事。一九一二年议和告成，清帝退位，先父随季招讨使回省，被聘为总统府高等顾问，随后又被选为湖北省议会议员。

作者系武汉文史馆馆长。

本文原载《武汉文史资料》总第廿五辑，本刊在文字上稍有改动。

遵义会议后的一仗

刘 清 明

遵义会议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全军上下欢欣鼓舞，士气大振。会议以后，我红一方面军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由遵义地区挥师北上，向川南前进，准备在宜宾东西地区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开创川西北根据地。当红军经桐梓、习水，渡过赤水河，到达古蔺、叙永地区时，四川军阀刘湘急忙调集“精兵”在川黔边境布防，封锁长江，防我北渡。这时，薛岳兵团和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也尾追而至。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北渡长江已不可能。为了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毛主席当机立断，决定暂时放弃北渡计划，改在川、黔边地区实行机动作战，寻机歼敌。我军乘桐梓、遵义地区守敌兵力空虚之际，遂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下旬，出其不意，挥戈东指，再渡赤水，回师贵州，重占桐梓、娄山关，直取遵义，歼灭和击溃吴奇伟和王家烈两个师又八个团，赢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这也是遵义会议后，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指引下，我军在军事上由严重失败转为胜利的一个伟大的转折。

向遵义急进

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我军轻取川黔交通的孔道娄

山关。在关口南端干部团二营营长黄彦斌、政委启胜向五连交代了任务。他说：“王家烈驻守娄山关的四个团，大部被歼，残部向遵义方向溃逃，我三军团乘胜追击，于昨晚一举攻占遵义城。现在我军正准备迎击从贵阳前来增援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团首长命令我们营，务必在今天中午到达遵义北关待命。为了加快行军速度，必须立即轻装，所有伤病员，炊事员由营管理员带领，随团后卫前进。我们要不顾一切疲劳，争取在预定时间赶到”。

干部团的同学们一听说有任务，一夜的行军疲劳，随着夜幕一下子全部消失了。动员后，大家立即吃干粮，整装具，精减行装。

前进的号音响了，连长发出前进的口令。

从娄山关到遵义，是一条盘旋崎岖的山区公路，四米多宽，黄土路面，再加上雨后路滑，给这次行军又增加了不少困难。这一天恰好是个阴天，薄雾蒙蒙，倒减少了空袭顾虑。所以，部队采取多路纵队行进的办法，加快了行军的速度。行军一开始就是跑步前进，大家都争先恐后，没有一个掉队。汗水湿透了衣服，不在乎；草鞋磨透了，甩掉它；脚被扎破了，没人叫疼；滑倒了，爬起来继续前进。

当我们距遵义城不远时，就听到遵义城南的枪炮声。愈往前走，枪炮声愈清晰，同学们的情绪愈激昂。

“同志们，加油！前面就是遵义城，兄弟部队已经干起来了！”

“同志们，再加一把劲，走慢了这一仗可就捞不上打了。”这是干部团宣传队在路旁进行鼓动工作。

二十分钟以后，二营全体赶到了红花岗的东北山麓。黄

营长，苏政委站在山坡上，精神振奋地对大家说：“同志们辛苦了。你们准时到达这里，真太好了。”说完，他让大家原地休息，马上召集各连连长、指导员研究情况，布置任务。他在干部会上说：“前来增援的吴奇伟纵队，今天上午占领了位于遵义城西南约四公里的忠庄铺及其附近高地；韩汉英师（五十九师）企图攻占老鸦山的有利地形，均被我先敌到达的第一营打退，残部被压制在半山腰。敌人企图等后续部队到达后，再继续向老鸦山攻击。团首长命令我营迅速赶到老鸦山参加战斗。”这时，我才知道上级为什么一定要我们在中午时刻赶到遵义城的重大意义。

饥渴、疲困的二营全体同志们，气喘吁吁，汗流如洗。他们一听说要参加战斗，顿时，饥渴疲困全部跑了。个个精神抖擞，浑身是劲，战前准备在很短的几分钟之内完成后，部队就出发了。部队出发前，黄营长叫我到三军团十团的指挥所，向黄克诚政委报告干部团二营全体已按时赶到归建。然后留在十团指挥所担任联络员。

激战老鸦山

我沿着一条弯曲的小道，走了十几分钟，就来到十团的团部。团的指挥所就设在红花岗北坡的一片树林里。我一到指挥所，就看见了黄克诚政委。他身材较瘦，穿着打了不少补丁的灰色军服，戴着一副眼镜。他镇定自若，正在看一副摊在地上的陈旧地图。我向黄政委报告说：“报告黄政委，二营按时赶到，已向老鸦山进发。”黄政委抬头看了看我，兴奋地说：“很好！”随即，他把身边的一位参谋介绍给我说：“你就随这位陈参谋，以便联系”。

在陈参谋向我介绍情况的时候，前方阵地上的枪炮声、手榴弹爆炸声，又开始激烈起来。

“这里是十团指挥所，军团部指挥所在遵义新城，彭老总就在那里。右前方是老鸦山阵地”。陈参谋指着枪声激烈的方向说：“老鸦山，就在遵义城西南，离城只有一千多米，是俯瞰红花岗、控制遵义城的制高点，地形十分重要，是夺取遵义必争之地”。又说：“今天上午十一时左右，韩汉英师进攻红花岗未遂，企图夺占老鸦山。敌人前进到老鸦山南麓，还未发现我军，待敌进至半山腰时，干部团的同志们突然开火，一阵猛打，敌人留下一遍尸体，被压在半山腰不能前进”。然后他又愤恨的说：“韩汉英这只狐狸并不甘心，随后又增加了一个团的兵力。企图从干部团左翼进攻，并集中全师炮火猛轰主峰”。陈参谋稍停了停又继续说：“可是，我们干部团的同志，不愧是有丰富经验的战斗骨干，在敌人炮轰的时候，他们都隐蔽到山坡下边去了，等敌人炮火一停，他们马上回到各自的战斗岗位，待敌人接近时，再一次猛打，敌人的进攻，又一次失败了……”。

“轰！轰！”炸弹在老鸦山阵地爆炸，紧接着，老鸦山、红花岗的枪炮声开始激烈起来，敌人又要进攻了。

“喂！陈赓同志吗”？这是团政委给干部团陈团长打电话，“你们打得很好，我们已安全转移到红花岗的北坡，待机出击。我看，只要你们能控制住老鸦山，就能巩固我们整个防御阵地。等一军团赶到，就能出奇制胜”。这时，老鸦山方向的枪炮声更加激烈，战斗进入了最激烈的阶段。

坚守红花岗

红花岗，位于遵义城南侧约一公里，与老鸦山毗邻，两山对峙，构成防守遵义城南的天然屏障。坚守在红花岗的是三军团第十一团。

“轰……”敌人打了几炮，又开始了新的进攻。敌人象羊群一样，密麻麻地一片，慢慢地向红花岗高地爬行，偶尔还能听到敌军官的喊叫声：“兄弟们！快冲，抢下这个山头，每人两块现大洋！”“快！谁敢后退，老子毙了你！”

“同志们，沉住气，让敌人靠近些。”二营营长一面注视着往上爬的敌人，一面对战士们说。五十米、四十米、三十米……“打！”一声令下，全营战士立即开火。子弹象雨点般射向敌群，立刻倒下一大片敌人，没打死的爬起来就往后跑。

敌人两次进攻没有得逞，就改变了进攻方向，逐渐向我十一团右侧移动，企图从侧翼攻击。恰在这时，我干部团已先敌占领了老鸦山。经过几次反复争夺，我军牢牢地控制着阵地。

枪炮声越来越激烈。吴参谋指着前方说：“这是敌人第五次进攻了，恐怕是敌人的最后挣扎”。

正在这时，黄政委非常兴奋地对大家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一军团，也就是总预备队，已经迂回到预定地区，准备出击”。他把“准备出击”这四个字说得特别坚定有力。

这次战斗部署，不是简单地为了把敌人阻止在红花岗、老鸦山以南地区，而是要给周浑元、吴奇伟纵队一个歼灭性